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770
23 April 1997

CHINESE

第三七七〇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7年4月23日星期三，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蒙特罗先生	（葡萄牙）
成员国：	智利	索马维亚先生
	中国	王学贤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恩斯·比奥利先生
	埃及	埃拉拉比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几内亚比绍	卡布拉尔先生
	日本	小和田先生
	肯尼亚	马乌戈先生
	波兰	弗洛索维兹斯先生
	大韩民国	朴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瑞典	奥斯瓦尔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韦斯顿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理查森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97-85457 (c)

下午3时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索马里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埃塞俄比亚、意大利、科威特、荷兰和突尼斯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罕默德先生(埃塞俄比亚)、富尔奇先生(意大利)、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贝尔特林先生(荷兰)和阿卜杜拉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1997/324,内载1997年4月16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转交1997年3月31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第一百零七届常会上通过的题为“索马里局势”的第5638号决议的案文。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自安全理事会通过第794(1992)号决议已有4年多,当时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局势需要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创造有利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气氛。今天,在该部队撤出索马里两年多后,本次会议提供了一次机会,来评估索马里的事态发展,就国际社会应采取的措施交换意见并进行协商,以促成建立一个得到索马里各派支持的中央权力机构,从而使索马里人民能够享受稳定并开始繁荣和发展的生活。主席先生,在这方面,我要十分真诚地感谢主席先生主动

召开本次会议。我希望安理会今后将继续举行这种会议。

尽管联合国在索马里的干预具有人道主义性质,并根据《宪章》第七章和鉴于索马里当时的特殊环境、最重要的是没有可使权力伸展至全国的中央政府的情况部署了国际部队,但人道主义悲剧和内战的继续夺去了很多无辜生命。虽然联合国成功地进行了人道主义干预,但在建立能够取代在内战中摧毁的国家体制的地方政治和社会机构方面却不甚成功。

今天索马里的局势与过去的局势截然不同。众多的区域倡议导致了很多积极的事态发展,首先就是,去年10月举行的内罗毕会议。在这方面,我要感谢肯尼亚政府提出这一重要倡议,特别是由于侯赛因·艾迪德先生与其他索马里各派系一道参加了这次会议。埃塞俄比亚的调解也成功地举办有超过26个派系参加的索德雷会议,该会议以成立全国救国委员会而告结束。在2月和3月期间,意大利特使卡西尼先生得已安排了阿里·马赫迪·穆罕默德先生与侯赛因·艾迪德先生之间的两次会晤,使奥斯曼·阿托先生参加协商的努力也在进行,从而能够实现摩加迪沙再次统一,并开放首都的机场和港口。

索马里的其他事态发展包括全国拯救委员会今年三月参加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特别会议,以及索德雷文件的发表。这导致阿拉伯联盟宣布它将在其成员的自愿捐款情况下资助在博萨索举行全国和解会议以及对索马里境内调解努力的必要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载有重要的建议,埃及代表团希望它们将得到认真审议。其中包括任命一位新的特使并扩大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的规模和作用。有一些备选方案可以选择,而目前埃及支持秘书长向索马里派遣一名特使,其任务类似于在过去几个月中前往大湖区克雷蒂安大使的使命。派遣新特使的目的是要在索马里各军阀与索马里人民代表之间建立联系,或许还要走访各邻国和其他有关国家,与各有关区域组织进行协商,从而向秘书长提交一份有关将采取措施的全面报告,安全理事会届时可予以审议并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

最近关于索马里问题的倡议和磋商的结果表明,出现了积极趋势,必须加以利

用,因为继续目前状况是无法接受的。现在需要的是就联合国在索马里的作用的性质达成协议。埃及代表团呼吁大大修改这一作用,并要求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国际社会对索马里人民承担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应认真考虑由联合国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帮助确定联合国可能在该地区采取进一步主动行动的性质。

我希望大家都清楚,这样一种行动绝不能取代任何地方和个人的主动行动。它只能补充这种主动行动,并应有具体目标。它应强调联合国对区域努力的支持和促使各派参与这种努力。它应考虑各邻国、其它有关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主管组织的立场,以期就应采取的措施向秘书长提出建议。我们应警惕有人会违反在安全理事会第733(1992)号决议中通过的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它还应重申联合国对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承诺。

鉴于索马里同我国有牢固的历史、文化和其他联系--这可追溯到公元前十六世纪,也因为索马里也是一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因此埃及强调索马里稳定的重要性。今年3月开罗欢迎救国理事会代表团,并在上周欢迎了侯赛因·艾迪先生。我们将毫无例外地继续同所有各派和索马里人民的代表保持联系,以支持民族和解的努力。我们重申埃及不反对其他倡议,因为所有国际和区域倡议是相互补充并具有一个共同目标:实现民族和解。埃及还将继续对索马里所有地区提供人道主义和文化援助。由于出现霍乱和营养不良,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需要作出反应是极为重要的,国际社会应提供援助。

联合国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支持民族和解的努力取决于若干考虑,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应承认任何不代表索马里人民各派的任何索马里权力机构。第二,应尊重武器禁运,并进行严格监测。应劝说索马里各派研究它们面前的所有选择,以便由它们挑选最好和最合适的办法。国际社会应继续毫无例外地给予索马里所有地区一切必要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索马里的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应予尊重。

最后,我谨重申索马里稳定的主要责任在于索马里人民自己。但是同时,我们必

须认识到由联合国发挥作用并作出努力帮助索马里人民克服当前危机是重要和必要的。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一年前,上一次安全理事会就索马里问题公开辩论时,该国的局势似乎是令人心碎的。和解进程走入死胡同,全国分崩离析,人道主义局势日益恶化。那时我们想国际社会能否承诺做些它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区域主动行动似乎是重新发动和平努力的唯一希望。

一年来,的确是区域主动行动率先使索马里各派之间恢复谈判取得进展。我们必须赞扬这些努力,特别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埃及和有关地区组织的努力。我们还赞赏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的活动,以及欧洲共同体特使埃林先生和意大利代表卡西尼先生的努力。我们还赞扬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在索马里工作,以便向索马里民众提供援助的人们。

索马里人之间谈判的恢复是令人鼓舞的。这一进程只有在所有索马里各方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而目前情况还并非如此。国际社会必须设法使索马里各领导人相信,除了通过谈判实现民族和解之外,别无它途。这一努力的参与者中尤其必须有那些对分裂的想法动心的人。象整个非洲的情况一样,保持索马里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对任何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目前这一时刻,取得进展的最大可能性在于该地区各国的继续努力以及其他国家和诸如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设在内罗毕的政府间发展局等区域组织的努力。联合国作用的加强看来只能是逐步的,并应得到索马里领导人的接受,否则便不可能,这些领导人应显示他们真诚希望参加谈判实现民族和解。

王学贤先生(中国):中国赞成并欢迎本理事会就索马里问题举行公开辩论。我们希望,这种辩论将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对索马里问题的重视;有助于以非洲国家为主导的有关方面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努力;有助于推动索马里各派更积极地寻求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和平的政治途径。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索马里形势近几个月来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对索马里有关

方面致力于通过政治协商实现和解表示赞赏。中国始终认为,索马里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索马里人自己;民族和解是所有索马里人的唯一出路。诚如索马里谚语所说,“有对话才有一致”。我们希望索马里各派通过兄弟对话,寻求民族和解,成立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

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应当认识到,非洲大陆正步入一个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相比之下,索马里已经落伍了。数年内战使索马里遍体鳞伤;再争斗下去,索马里只会更加落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深感痛心。索马里各派和则国利,斗则俱伤。化干戈为玉帛,此其时也。

一段时期以来,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即伊加特委员会)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为促成索马里各派政治协商和谈判作出了积极和有益的尝试。我们对上述组织、特别是非洲国家团结自强、解决本地区问题的决心深表钦佩。中国欢迎并支持这些努力,呼吁索马里各派与其密切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主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上述努力予以坚定而有效的支持和配合。

联合国、尤其是本理事会有责任,也应该采取措施,为解决索马里问题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为此,中国认为应加强联合国索马里办事处的作用;我们主张本理事会积极考虑秘书长今年二月十七日报告(S/1997/135)中所提出的有关任命秘书长索马里问题特别代表、派遣联合国/非统联合调查团及设立秘书长信托基金等建议。

最后,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心索马里问题,积极帮助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中国政府愿与各方一道,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约翰·韦斯顿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索马里冲突确实持续时间太长了。但我们认为,说国际社会忘了索马里是不公平的。人们为使交战各方走到一起作了大量努力。我们对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联盟、欧洲联盟、埃及和意大利发挥的作用表示欢迎。我们特别重视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领导的区域努力。埃塞俄比亚提出的《索德雷宣言》和肯尼亚提出的《内罗毕协定》都可在奠定最终政治解决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重要的是,必须把内罗毕协定和索德雷协定视为相辅相

成。索马里各方、包括西北各方的参与对和解进程有机会取得成功必不可少。

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也对索马里的持续冲突表示关切,并对旨在发起政治对话的区域努力和其它努力表示支持。秘书长曾于二月份发表一份报告,要求为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济和复兴提供更多资源,对旨在实现政治解决的区域努力表示支持,并要求各国遵守武器禁运。安全理事会随后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坚决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办法。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发表一项声明,对促进政治对话的区域努力表示欢迎。

鉴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其它国家目前作出的努力,我们自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就索马里问题发起新的主动行动。但必须确保目前各项努力得到适当协调,并充分相互补充。

现在还应再次指出,除非索马里各方领导人展示必要的政治意愿,否则这些努力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功。他们要对实现民族和解和恢复和平负主要责任。在这方面,我同意我的中国同事刚才所说的话。

最后,我要就人道主义状况说几句。最近的旱灾突出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需要。联合王国自1991年以来已为索马里人道主义救济捐助5400万英镑。我们将继续尽力缓和那里的局势。但成功的救济行动需要实地各方的合作,其中包括安全保障、行动自由和开放海港和机场。我们关切地获悉人道主义机构在摩加迪沙和其它地方遇到的各种问题。该国各方都有义务不仅加紧努力实现和平,而且确保人道主义机构的宝贵工作不受阻碍。各方领导人必须停止争夺权力,集中精力满足他们所应代表的人民的需要。

朴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举行本次一年来首次关于索马里问题的公开辩论。我们认为,今天的会议为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索马里问题上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并向索马里人民发出了一个明确信息,即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他们的苦难,并正在积极加以处理。

自从1996年3月举行上次公开辩论以来,索马里和平进程出现了 若干积极事态

发展：三个主要派别的领导人去年在内罗毕会晤；摩加迪沙地区两派领导人自今年一月以来已数次会晤，就首都恢复和平问题进行讨论；而且极其重要的是，今年一月26派领导人曾在埃塞俄比亚索德雷聚会，并为创建基础广泛的民族政府采取重要步骤。

在这方面，我们要向继续为促进和平进程提供宝贵精力和努力的各有关国家政府和组织致敬。我们特别感谢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和意大利等国政府、非洲统一组织、欧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阿拉伯国家联盟。

尽管取得这一进展，但索马里和解与和平征程未走完的道路仍可能象迄今发生的情况那样无法预测并十分艰难。虽然索德雷会议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艾迪德先生和埃加勒先生惹人注目的不参加给它投上了阴影，他们仍不同意会议的目标及其发起的和解进程。

令人关切的另一原因是奥斯曼·阿托先生被排斥在各派领导人在摩加迪沙举行的会议之外。从全面考虑，和平进程的主要拌脚石仍然未变：主要派系的领导人的不妥协。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索马里和平进程要取得进一步进展，国际社会，尤其是区域的和平缔造者应集中于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必须使艾迪德和埃加勒参与索德雷和平进程；第二，必须使摩加迪沙三位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就首都及其邻近地区恢复稳定达成协议。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以毫不含糊的言词敦促艾迪德先生和埃加勒先生抛弃地方主义野心，参加预定于6月10日在博萨索举行的民族和解会议。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同区域努力密切协调，在索马里和平进程中发挥未雨绸缪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建议安理会采取的行动，这一建议载于秘书长1997年2月的报告中。我们认为，必须持续跟踪那些建议，并根据索马里正在发展的局势付诸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承认并支持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联索政治处）在监测局势和促进有关各方之间的对话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延长联索政治处任务期限的决定。

在人道主义战线，国际社会应注意到不断存在情况恶化的威胁和随时准备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然而，国际社会只有在得到索马里各派充分合作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进行救援活动。在此方面，我国代表团深为关切的是对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人员不断的暴力行径。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暴力行径，并敦促索马里各派保证所有援助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最后，我们要强调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执行第733(1992)号决议所规定的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我们确信，在本大厅内的我们大家都认为武器的非法流入显然是索马里局势不稳定的一个严重因素；武器的轻易获得破坏了政治解决的机会。作为索马里制裁委员会主席，我遗憾地指出，尽管委员会作出了努力，这个问题却未能如国际社会所期望的有效方式得到处理。

我国代表团谨建议安全理事会在适当时刻认真重新审查如何提高整个武器禁运机制的有效性。否则，允许不断违反禁运而不受制止不仅可能损坏安理会的信誉，而且会使为实现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除了仅仅敦促遵守之外，现在还应探索进一步的具体措施以促进禁运的有效性。

最后，我们谨重申大韩民国的一贯看法，即“实现和平与和解的最终责任在于索马里人民本身；除非索马里领导人显示实现冲突谈判解决所必需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否则国际社会就很难有所作为。

我国代表团希望今天的辩论将为索马里局势带来许多建设性观点和建议，并希望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将对我们得出的结论采取适当后续行动。

小和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经过多年紧张的内部纷争，索马里局势仍是国际上严重关切的问题。所有各派未能携手寻求全面持久解决继续剥夺了索马里人民谋生和走上民族和解与重建的漫长进程的权利。

但是，若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真诚努力开始显示了一些良好前景。我们尤其受到鼓舞的是，在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倡议下，三个派系领导人--侯赛因·艾迪德、阿里·马赫迪·穆罕默德和奥斯曼--去年10月在内罗毕进行了会谈。但

是，在这方面十分令人遗憾的是阿托先生被排斥在会谈之外，会谈在和解联合委员会框架内自本月初以来一直在摩加迪沙举行。

向前迈出的另一令人鼓舞的步骤是索马里各政治运动高级别协商会议，它是在埃塞俄比亚倡议下于1月份在索德雷召开的。那一努力的显著成果之一是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它决定今年6月召开民族和解会议。

我国政府还要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感谢埃及为使各敌对派系合作最近所作的努力。我们还要赞扬意大利通过其特使对促进和平进程所作的贡献。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联索政治处）的关键作用也应受到表扬，它是联合国同各派之间的发挥联络作用，并鼓励这些派别的领导人寻求冲突的谈判解决。

这些努力每一个都是必要的，可贵的贡献；然而它们本身合计在一起却不能构成一项全面解决。至关重要的是索马里各派领导人现在鼓起合作的政治意愿，将这些分散的努力溶为统一的力量以实现全面、持久的解决。国际社会应加强努力以劝使各派领导人这样作，尤其是劝使侯赛因·艾迪德先生--他是声称控制该国大部分地方的那一派系的领导人--同所有各方进行谈判。就日本而论，它准备同这种调解努力合作。

在目前情况下要求我们紧迫注意的是索马里局势的人道主义方面。在该国许多地方，尤其在摩加迪沙周围的地区，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径继续危及平民百姓的安全以及从事国际救援努力的联合国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安全。我们国际社会应呼吁各派系领导人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其他准则，并控制其下属的行动以便保障平民的安全和人权以及国际救济工作人员的行动自由。我们也应敦促他们进行合作，重新开放摩加迪沙海港和机场，以利运送十分需要的食品和医药用品。

一旦实现全面和平解决，国际社会就必须充分支持和协助国家重建和复兴进程。就日本而言，日本1996年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170万美元，援助索马里境内受到影响的人民，并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索马里开展的活动捐献70万瑞士法郎。一旦该国全国恢复稳定，日本还将提供社会和经济发展援助。

值得重申的是，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索马里人民领袖本身。只有各派系摒弃争斗，携起手来，促进和平进程，索马里人民才能一心一意地重建祖国。日本强烈地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索马里人民能有此机会。一旦他们有此机会，他们可以相信，国际社会将坚决和义不容辞地支持他们的努力。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一贯支持在索马里实现全面、持久政治解决和民族和解。只有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使各主要派系和团体都参与该进程，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才能有效、和平地解决这个旷日持久的冲突。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索马里各方之间建立对话的努力取得了明确进展。这是最近在各区域组织、各邻国和各有关国家大力调解下取得的。我们要特别强调肯尼亚总统阿拉普·莫伊先生个人发挥的作用。

最近在开罗与索马里主要派别领袖进行的磋商产生了某些颇有希望的结果。根据现有消息判断，有理由预期这些磋商的结果会促进扩大索马里各方之间对话的基础。

联合国对区域调解努力的政治支持今后仍然是加强和促进解决索马里问题努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索马里人民对恢复其祖国和平和正常生活秩序负有主要责任。归根结蒂，任何调解努力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支持和平逻辑，是否愿意寻求普遍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人道主义活动也是这样，索马里各派别必须确保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活动的适当安全条件。我们支持利用《联合国索马里问题机构间联合呼吁》的资源，并在这方面与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努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索马里重建工作。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保证不折不扣地遵守国际上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安全理事会已为此多次发出呼吁。我们支持大韩民国常驻代表的提议，即：寻找各种途径和方法，加强禁运制度的效力，其中包括加强安全理事会索马里禁运委员会的协调活动。

索马维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有一席位已空置多年，这就是索马

里的席位。由于索马里人民的领导人意见不一,索马里人民在联合国系统没有代表,他们无法让其它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索马里无人参加这次辩论,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局面体现了地面正在发生的情形。索马里四分五裂,甚至联合国也无法维持一个驻地办事处,人道主义机构在开展援助方案时经常遇到严重问题。众所周知,这些问题包括这些机构工作人员成为事件和暴力的受害人。

一年多以前,即1996年3月,我们在这个议事厅举行会议,就索马里局势进行公开辩论。当时,发言的调子一般都是悲观和前景不明的。然而,自去年年底起,我们开始听到稍为令人鼓舞的消息。在内罗毕开始并在索德雷继续进行的磋商进程开始取得成果。1997年1月各项索德雷宣言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如果一切顺利,6月份将举行索马里民族和解会议。

显然,由于两位领导人--侯赛因·艾迪德先生和默罕穆德·易卜拉欣·埃加勒先生--不愿意加入这个进程,该进程受到影响。尽管如此,救国委员会各成员最近在开罗会晤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该联盟随时愿意促成6月会议的召开。

在欧洲,意大利长期关注索马里的局势,其代表在摩加迪沙开展的工作也取得了成就。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谨向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和意大利等国政府致意,谨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欧洲联盟致意。在国际社会促进索马里人民未来的活动中还应包括非洲统一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努力。

我们还强调指出秘书长和内罗毕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开展的工作。但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人决定留在索马里共同努力,以确保索马里将再次成为一个和平的,得到尊重的国家,我们向他们致敬。这些都是一年前我们缺乏的积极因素。

我们必须重申,寻求解决索马里政治危机办法的责任应由索马里人民、特别是由各派别领导人承担。其中多数领导人正在努力寻求途径,以解决其国家的局势,并在友好国家协助下,正朝这个方面采取步骤。然而,有些领导人仍然冥顽不灵。有些政治领袖不能超越自身利益和权力欲,不能将自身利益置于他们声称代表的人民利益之下。这几个少数领导人应该听听他们人民呼声,人民要求和平与和解。此时此

刻,他们也应听听国际社会的呼声,国际社会愿意支持这一和平。

从历史角度看这个问题,索马里政治领导阶层是冷战的受害者。它企图使超级大国彼此争夺,变换结盟和效忠对象,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满目疮痍和落后的国家,国际上鲜有人注意到它。在冷战中押宝赌运气,导至国家的崩溃。

尽管不少人态度冷漠,但国际社会最终还是采取了行动。决定帮助恢复一定程度的秩序,特别是避免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安全理事会批准了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人道主义组织着手缓解这些危机。

然而,各派领导人之间倾轧再次成为联合国稳定驻扎的障碍,致使一次和平使命失败,任索马里自行其是。

我们又一次看到某些派别的领导人拒绝合作导找共同的解决办法。现在,在他们所控制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这些领导人在政治上的顽固态度而受苦受难的同时,这些领导人自己却过着舒适的生活。那些拒不合作的领导人似乎在说,索马里作为一个国家使我感兴趣的只是我能否控制它。

索马里人自己必须决定如何解决其内部问题。要紧的是,索马里人必须能够通过一种正当的民主政治安排,相互之间并同他们的邻国和平共存。

这种安排的结构必须适合索马里人自己的特点与利益。如果他们想要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或一个权力有限的中央政府,建立联邦或者采用某种部族和小部族制度,那是一个内政问题,他们自己应能解决。换句话说,国际社会不一定要鼓励索马里人采用某种典型的西方国家模式。

在描述可能的政治体制选择方案时,我要强调人们认为联合国在从结构上处理类似索马里的冲突时存在一种限制性。《联合国宪章》强调预防性外交在促成冲突各方之间达成协议方面的作用。《宪章》的起草者认为,冲突的各方通常都是国家,换言之,这种冲突是国家之间的冲突。

但是现实上,安全理事会议程的大多数冲突,如索马里冲突,都是国内冲突,它们更加近似内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发现,结果,传统的外交手段对

这种情况不那么有效。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今后要真正跟上时代,就必须越来越多地采用其他方面的经验来解决冲突。我这里指的更多涉及人间冲突的经验,某一城市或地区中各宗教或种族之间共存的问题,有关参与和减少一个社区紧张局势的经验,以及不同人民和团体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建立信任。这些方面存在大量的经验,如何使用将是安理会面前的一项挑战。

仍拒绝参加和平进程的那些人必须认识到,现在他们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来表达他们想要建设的是哪种机会。不然尽管存在着许多障碍,但如果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多数索马里领导人继续推行和平进程,和平进程将会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向前发展,把那些反对的人抛在后头。

说了这些之后,我要指出,我们对索马里人的人道主义状况深为关切。不能让索马里人民和希望帮助他们的人蒙受暴力,他们必须享有安全,以便他们作为人能够得到发展。这是国际社会不能妥协的一点。在这方面,我们愿重申我们去年在安理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辩论中所说的话。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感谢你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正式会议的主动行动。这反映出葡萄牙有心加强公开辩论的办法,对此智利完全支持。这使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听取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国家代表团就一个我们长期关心的项目发表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智利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稍后,荷兰将在辩论中代表欧洲联盟发言。瑞典完全支持那篇发言。

索马里境内的武装冲突不能再继续下去。现在必须实现民族和解,这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不和解,人道主义苦难就会继续,索马里将仍然是该区域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帮助索马里从动乱和苦难走向正常与发展。但是,民族和解的最终责任在于索马里人自己。索马里人需要而且应该有办事不象军

阀而是愿意超越个人狭隘的野心,关心国家利益的领导人。

我国政府充分支持区域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持续的和平努力,如索德雷和内罗毕主动行动。但是,各种主动行动需要进一步协调,最终导致一个有索马里所有领导人参加的综合进程。

索马里的和平与和解进程最终必须包括社会各阶层。虽然我们欢迎索马里各派之间争取谈判解决方面的最新进展,但我们不能忘记,除非和解的努力同时侧重在区域和地方各级重建文明社会,否则结果不会持久。欧洲联盟和非政府组织如生命与和平研究所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区域国家和组织在解决索马里冲突方面所起的主导作用值得称赞。同时,瑞典欢迎联合国秘书长随时准备在他认为有益时任命一位索马里问题特使。

军阀们对索马里人民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拥有武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必须确保遵守武器禁运。违反情况必须举报并加以解决。而且,国际援助应有助于索马里社会的非军事化。遣散民兵要求造就其他的谋生方式。

国际社会必须维持它对在索马里缔造和平的承诺,在形势不那么紧急但仍然极端脆弱时不减少援助。应以长期的观点来看待缔造和平与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不能把它们当作是应急干预。

在索马里目前不战不和的局势下,应该在对各种中心问题有一个共同方针的架构内密切协调国际援助。在最近的联合国机构间联合呼吁中,已朝着发展这样一种联合战略迈出了重要步伐。我国政府打算对这项呼吁作出贡献,并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u>萨恩斯·比奥利先生</u>(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请让我表示,哥斯达黎加政府感到满意,安全理事会正继续审议索马里问题,这次是召开一次正式会议,通过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参加,以最透明的方式处理该问题。

索马里的事态发展确实经常令人沮丧和灰心丧气,但这次会议表明了联合国解决该国危机的坚定意志和坚定不移的承诺。

第一，我要说，我国政府对始于索德雷和内罗毕的进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但也要强调，迄今还未参加这一进程的索马里各派紧迫地需要尽快这样做。索马里人民是陷入严重困境的伟大人民，他们应该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正是为了这一伟大的人民，索马里各派系和各政治团体领导人应该作出最大的努力，正是为了这一人民，他们应该求和。

哥斯达黎加要祝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国家、以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和埃及为使索马里各方坐到谈判桌旁作出了特别的努力，我们鼓励它们继续进行这些努力。我们还认为，联合国应该密切地注意索马里和平进程，并支持正在帮助各方寻求一项和平与谈判解决方法的国际行动者，这项解决方法将除其他事项外，保障索马里的稳定、统一、完整和主权。在这一方面，正如秘书长在其1997年2月17日的报告中所建议的，联合国应该支持索德雷进程，并设立一个信托基金，以支付举行这些会议所需要的巨额费用。

作为支持和平解决索马里冲突的这项国际努力的一部分，哥斯达黎加敦促所有国家遵守第733(1992)号决议所规定的武器禁运。

我们还要向冒着生命危险向索马里人民提供援助和救济的所有人道主义组织表示赞赏。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特派团最近遇到一些安全问题，我们敦促各方、尤其是那些在摩加迪沙的方面为所有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人员提供保护和安全。

我们还对索马里难民状况感到关切。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说法，在索马里东部的索马里难民遣返计划将于4月27日恢复执行。这项计划最初始于今年2月28日。迄今为止，2 500名在索马里西北部的难民已经遣返，人们希望，在5月份之前将再遣返大约10 000难民。这些难民将获得9个月的粮食援助和相当于30美元的地方货币。哥斯达黎加希望，这些遣返措施将足以确保他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还认为，应该特别重视在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这些难民是因为索马里南部普遍的不安全状况才离开家园的。

我国认为，处理和解决困扰索马里的人道主义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为了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除其他事项外，开放摩加迪沙港口和机场以及取消所谓的“绿线”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绿线不仅使该城市分裂，而且还阻碍进入和使用运送人道主义援助不可或缺的国际终点站。冲突各方有义务排除这些人道主义援助的障碍。在这一方面，哥斯达黎加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加强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联索政治处)，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摩加迪沙重新开设联索政治处的建议。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政府的希望：冲突各方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将承担起在索马里促进解决危机和实现和解方面的责任。这需要坦诚相见、容忍和谅解，我国政府确信，索马里各派系现在将以明确的行动表明它们愿意实现和平与和解。为此目的，我们支持索马里救国委员会从6月10日起在博萨索举行民族和解会议，我们相信，所有派系将参加这一会议。

里察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索马里各派领导人推翻独裁者西亚德·巴雷政府已有六年，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部队撤出索马里已有两年，然而，索马里人仍未组成一个民族政府。

美国认为，索马里各派领导人自己必须作出达成一个可行的和解进程所需要的困难的决定。我们一直注意并将继续密切地注意非洲之角地区的事件。我们支持区域领导人、非洲统一组织、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阿拉伯国家联盟、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为促进谈判所做的努力。

但是，局外人不能给索马里带来和平。国际社会只能协助索马里人努力达成自己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并走向和平、稳定、法律、秩序和民族和解。我们敦促所有索马里领导人结束妨碍他们实现政治和解的分裂，并努力建立一个代表全体索马里人民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政府。

马胡古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许多月来，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就索马里局势进行公开的辩论。今天的会议尤其重要，因为会议是在索马里人民再一次试图在自己中间建立对话的时候召开的。

索马里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我国代表团回顾,在1996年10月,由侯赛因·艾迪德、奥斯曼·阿托、和阿里·马赫迪率领的主要派系在内罗毕会晤,同意重新开放港口,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由各党派组成的政府,从而重新启动了对话进程。不幸的是,这一协定是短命的,不久之后敌对行动重新开始。

1996年12月,27个政党在埃塞俄比亚索德雷举行会议,它们决心设立一个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组成一个索马里过渡时期权力机构。不幸的是,27个政党并没有包括所有主要派系,结果是,会议的结果遭到艾迪德派系的拒绝,该派系拒绝参加这一进程。

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意大利政府所作的其他努力力求增加或补充这些努力。最近在开罗举行了一些会议。我们欢迎所有这些努力,因为这些努力鼓励索马里人民之间的对话和政治谈判。但是,这些努力是不够的,只能作为一个基础。我们只能提醒索马里各派系领导人,他们自己必须解决索马里问题,没有其他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并在他们开始执行寻求共同点这一困难的任务时学会迁就通融和具有灵活性。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必须是总括性的,以容纳所有各方。

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将索马里问题保留在其议程上,并且甚至在这一困难时期继续满足索马里人民的需求。特别是联合国各机构继续监测和响应人道主义需求。只要政治问题仍然不解决,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无疑将仍然存在。我国代表团要求国际社会继续向索马里提供援助,与此同时,我们要求索马里领导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发生了多起国际人员被杀害、受伤或遭到绑架或勒索的案例。救济和重建行动缺乏安全仍然是向贫困的人民提供援助的障碍,各派领导人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持续参与寻求索马里的和平,作为其成员,我谨强调下列几点:第一,索马里和平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朗,国际社会应抓住这一机会促进谈判和对话。第二,所有旨在确保索马里和平的努力,应相辅相成并与已经确立

的发展局行动协调一致。第三,应向计划中的博萨索会议提供物资和财政支持,以确保其成功。

我们大家必须一道帮助索马里人民自救。一项区域倡议已经确立,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予以支持。肯尼亚将继续尽其全力帮助索马里人民争取和平。

卡布拉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自从前总统西亚德·巴雷于1991年1月倒台后,混乱--甚至无政府状态--控制了索马里,导致破坏了国家的运转所不可或缺的所有政治和行政结构。严重的部落战争摧毁了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史无前例的饥荒袭击了一大部分人口,它使数百万人民生活于非人的状况之中。国际社会是不会不作出反应的。随后的事件发展众所周知,勿庸赘言。

然而,提到索马里目前的局势则很难不回顾导致联合国1994年撤离该国的悲剧和痛苦的环境,尽管联合国为了索马里人民而进行了积极和有益的工作。多少破坏、苦难和暴行的画面仍使我们记忆犹新!有多少蓝盔人员在其崇高目标再怎样强调也不过份的使命中牺牲,因此它反映出我们驰援处于痛苦中人民的人道主义本能和道义责任。我们对此是不能忘记的。

然而,承蒙安全理事会今天举行公开辩论,专门讨论索马里问题,该国人民成为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局势的牺牲者,决不应被抛弃在其不幸的命运中。索马里由于其领土上众多政治派系和武装集团--即拒绝停止战斗和相互摧毁的部落--的存在而继续引人注目,它们的企图是要在其特点为部落星罗棋布的状态下取得无以抵抗的控制。为推翻已确立的政权而组成的每一股力量,都正在寻求推行自己的权利。因而,各部落领导人之间的争夺以及他们对与其在道德和宗教上统治其各自社区成员相匹配的政治权力的难以消灭的欲望,维持了这场难以控制的权力斗争。

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对其人民所遭到的不幸及对其国家的破坏负有完全和不可逃脱的责任。他们必须打破他们所发起的暴力循环,并立即承认:任何派系无论它可能掌握的效忠者和盟友的性质和规模如何,都无法通过武力而长期凌架于人。那些今天为声称种族优越而进行战争者,必须懂得索马里的未来,首先取决于他们履行确保

其国家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责任的能力。一个分裂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索马里各派系领导人急需更加关心其人民的命运。他们应认真地观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能够克服内部冲突和争斗以恢复社会安宁并促进民族和解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种族多元化必须成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国家的因素。

索马里人民今天求于安全理事会,怀着兴趣和情感注视着我们的审议。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向他们伸出援手,把他们从多年所陷入的邪恶中拯救出来。当然,我们的电视屏幕再不会向我们展现我们已习惯的恐怖画面。国际新闻界已离去,没有人继续成为直接的目击者,然而,是否能够不再听到那些继续经受困难者的痛苦呼声?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决定重新起用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处,其作用对协调国际社会的援助很重要。已经在联合国代表与索马里各派系领导之间建立的联系必须继续下去,因为它们展现出为有效的合作重新确立必要的信任气氛的令人鼓舞的迹象。我们支持秘书长派遣一名负有调查情况使命的特使的调查,以扩大我们对局势的了解。实际上,创造一种会导致各方接受联合国在摩加迪沙的有效存在的局势是十分有益的,这会使秘书长在其今年2月17日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得到适当考虑。

我们还必须赞扬各区域领导人的倡议,尤其是肯尼亚的阿拉普·莫伊总统的倡议。他们长期以来表现出对解决索马里危机的强烈和坚定的兴趣。意大利政府的持续努力值得赞扬,因为它们促成对话的继续以及索马里人之间及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信任气氛的建立。我们希望埃及政府最近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支持下提出的倡议,将促成组织一个有索马里各方参与的合作框架。

必须巩固1997年1月3日在索德雷会议上取得的成果,从而能够与索马里领土之上在经过扩大的基础上召开一次全国和解会议。

肯定地说,在决定索马里国家和人民命运方面没有人能取代索马里各派领导人。但是我们应强调国际社会在追求和执行索马里和平进程的目标方面的作用。只有严格实行武器禁运,只有由制造内讧和坚持打仗的人作出结束敌对行动的明确决

定，联合国不起切实起到上述作用。我们预期看到民族领导人对人道主义组织采取积极的态度，而且必须确保这些组织自由接触穷苦百姓并有充分安全。我们认为，重新开放摩加迪沙机场和港口是个先决条件和考验。

就在该国一部分遭受旱灾、民众经历的种种骇人听闻状况之处又加上了霍乱流行之时，索马里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应尽快和不加任何阻挠和限制地向它提供这一援助。摩加迪沙城应重建统一以便能广泛和公平地分发食品和药品。

我们作为非洲人对索马里有深厚的感情，并决心参加任何努力以恢复该国和平。我们鼓励国际探索途径和方法以建立适当的机制因应索马里人民最紧迫的需求。派系领导人的种种劣迹不应让该国人民负责。如果对他们撒手不管或不闻不问，我们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因为我们有道义责任继续过问他们的命运和设法减轻他们的苦难。我们希望能通过努力和实现恢复和平来克服过去的困难和战胜索马里症候群的后果，以使索马里领导人能公开恢复名誉，并在重新统一后的索马里掌管人民的命运，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人民造福。

弗洛索维兹斯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采取主动举行关于索马里问题的公开辩论。我们认为，象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时刻注意和透彻研究。然而，我想补充说，安全理事会对索马里的困难、复杂和敏感的局势从来没有坦然置之。去年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辩论和定期的非正式磋商和情况介绍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上次公开辩论索马里问题时，我们代表团曾申明只有民族和解才能实现索马里的和平与稳定；谋求对话和政治解决而不是敌视和暴力是该国领导人的责任。这一呼吁今天十分切题。事实上，至少现在必须大力强调。

自从我们上次在这个大厅开会审议索马里局势以来，情况变化不大。但有些动向可能最终导致索马里民族和解。

我们欢迎在内罗毕和索德雷的重要会议。在我们看来，这些会议是在索马里和平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随后应有具体行动。具体说，索马里各派的多数在

1997年1月3日通过的庄严宣言应该执行。现实地说，只有那时国际社会才能建设性地帮助这个承受巨大压力的国家的正常化进程。

人们不能怀疑国际社会帮助索马里的意愿。有许多其他国家给予关心和切实帮助的事例。这里我们应提到政府间发展权力机构和非洲统一组织各国，尤其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埃及。意大利政府的重要贡献也应赞扬。

我们认为尚若索马里所有--我重复一遍，所有--各派，特别是艾迪先生和埃加尔先生利用内罗毕、索德雷和开罗会议的势头走向民族和解的共同道路，国际社会显然将维持以至增加介入的程度。

我们象去年一样还想强调按照安全理事会第733(1992)号决议充分遵守武器禁运是索马里持久和平的关键条件之一。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对秘书长决定延长联合国索马里活动6个月表示满意，该在和平解决索马里危机的国际努力中起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葡萄牙代表的身份发言。

欧洲联盟主席过一会发言，葡萄牙完全支持他的发言。

当我们审议索马里局势时，很容易--也许太容易--接受这样的想法：国际社会所能做的只是运送最必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不久后的情况告诫我们谨慎行事。但我们不能低估坚持的美德。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仍有办法为左右索马里事态出力。

虽然索马里不是联合国成功的事例，但实际情况是事情还没结束。我们不应自暴自弃，认为似乎索马里已无可救药。不应让冷漠战胜希望。我们同意秘书长在他2月份关于索马里的报告中的话：

> “恢复索马里的最佳希望在于谈判政治解决，把权力交给所有主要派系都有代表的基础广泛的政府。”(S/1997/135，第51段)

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其他经验表明，如果冲突的主要角色就某种形式的分享权力达成协议，民族和解是有可能的。因此，葡萄牙认为内罗毕和索德雷会议是朝正确方面迈出的重要步骤，并欢迎预定在博萨索公开民族和解会议的建议。我们呼吁直接

有关各方参与这一行动。不这样做只会延长索马里人民的苦痛和推迟该国和平的到来。

正如安全理事会主席1997年2月27日所说,

"实现民族和解和恢复和平的全部责任在于索马里人民。"(S/PRST/1997/8)

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尤其是那些拒绝重振索马里政治对话的领导人不应忘记这一简单而基本的信息。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为索马里调解努力作出贡献的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对意大利、肯尼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表示赞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因此完全应该得到大众的承认。必须对这些努力进行严格的协调。如果我们要说服索马里各派朝正确方向走,目标和行动的统一就至关重要。

如果索马里各主要派别重新进行认真的政治对话,我们衷心希望一揽子民族和解方案包括以下措施:尊重人权并制止该国仍普遍存在的可怕状况;建立并严守法制;创建国家军队和国家警察力量;并保证一旦可行即举行选举,以确保民主至上。我们认为尊重索马里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的确,领土完整是国家统一不可获缺的一部分。

有人已提出创建联合国/非统组织联合调查团的意见,以审查还可作些什么工作,来帮助索马里人民在其国家恢复和平,有人还提出可否指派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以支持有关区域各国的创建和平努力。虽然应该对局势重新进行评估,但我们愿意考虑后一项意见。对前一项意见而言,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没有迹象表明联合调查团现在可以大大有助于他们的各项努力。

我还强调指出,葡萄牙政府对严格遵守第733(1992)号决议实行禁止向索马里运送一切武器和军事设备的禁令十分重视。在索马里恢复政治对话当然将使国际社会能够对联合国要求确保必须在索马里进行救济和复兴努力的呼吁作出积极的回应。正如索德雷宣言所阐明的那样,

“索马里的重建规模如此之大，需要大规模国际援助，以支助和解、复兴与重建。”(S/1997/135，第42段)

目前的各种政治和经济任务确实使索马里人民面对一项十分庞大的挑战。但他们的领导人必须明白，如果他们采取明智行动，其结果将十分美好，不可错过。和平将是给他们的奖励。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能。

下一位发言者是荷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贝尔特林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所有联系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都表示赞同这项发言，挪威也是如此。

两年多前，一项重要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即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了索马里。自那时以来，各派之间的冲突一直在进行。又有许多索马里人成了持续暴力的受害者。最近在和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今天的公开辩论证明，国际社会没有忘记索马里，也没有抛弃该国。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仍在为促进解决问题而努力，联合国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在尽量努力缓和人道主义局势。欧洲委员会及其特使以及欧洲联盟各成员国都继续从事救济活动，并继续向地方当局准备同民间社会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与重建的稳定地区提供复兴援助。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在协调所有这些努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继续得到整个国际援助界的支持。

欧洲联盟愿再次对区域各国和其他有关国家，以及非洲统一组织、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和区域组织为促进直接政治对话和推动索马里具有广泛基础的政治解决所作的各项努力表示完全支持。我们特别赞扬肯尼亚促成内罗毕协定的主动行动和导致索马里救国委员会在索德雷成立的埃塞俄比亚主动行动。我们还赞扬意大利的索马里问题特使卡西尼大使所作的各项努力，他为一些主要派别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便利。

不幸的是,这些努力的结果迄今并非含括各方,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重要角色拒绝参加。这表明必须协调各区域和平努力,并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整个的索马里问题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但是,我们要重申,索马里人民自己要负起实现民族和解与恢复和平的最终责任。因此,欧洲联盟要求索马里各派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并同谋求索马里和平与民族和解的各项努力合作。在这方面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全国救国委员会最近召开了会议,并成立了摩加迪沙问题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是以政治方式解决摩加迪沙问题,促进目前的对话与妥协势头。

国际社会对于最近联合国索马里问题机构间联合呼吁所作的回应十分有限。欧洲联盟鼓励各国继续慷慨地向联合国各项呼吁捐款,以确保继续在索马里进行救济和恢复努力,其中包括旨在加强民间社会的各项努力。我们期望索马里各派不诉诸暴力,以便确保所有援助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并协助给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后者需要开放摩加迪沙的机场和港口。

最后,我们愿忆及还有一个可帮助索马里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充分和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禁止向该国运送任何武器和军事设备的禁令。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意大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富尔奇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自从1991年1月以来,索马里一直是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公共秩序或公共服务,也没有任何粮食保障的国家。该国已成为一个生命本身已毫无价值的国家。该国在国际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分崩离析,从而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一种新的威胁,联合国迄今仍无法对这种威胁作出回应。实际上,一些特派团特别是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曾被派往索马里恢复和平,但都一无所获。

在所留下的真空中,索马里文明社会奋力在地方级别进行重新组织,这是在各社区古老的基础和新基础之上,也是在其人民,尤其是妇女的勤奋工作和重大牺牲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幸运的是,长者还不断具有合法权威。我认为,在这方面索马里人民

的聪明才智和复原力理应得到认可和赞扬。然而这些品德并不能取代以下必要性：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它具有合法中央权力和给予地方社区广泛自治权力的联邦制度。

在黑暗的岁月中，意大利承诺于索马里的重生而毫不动摇。通过我们对联合国特派团的贡献以及我们作为本机构成员的整整两年期间的贡献，我们曾一再努力为这个危机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十分努力地保持对索马里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和信任的火焰不灭。

在脱离安理会之后，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安理会继续密切监测索马里局势、今天的辩论又一次证实了这点。我们的确十分感激安理会主席、葡萄牙大使蒙特罗召集这次公开会议。 我们希望将通过新闻媒体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手段在索马里宣传这次会议以使索马里人民直接亲自得知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他们，而且关心他们的苦难。

近几个月索马里的事态发展看来颇为令人感到更为鼓舞。正如这一会议桌所不断说的那样，10月15日的内罗毕谅解、1月3日的索德雷协议以及1月20日的摩加迪沙会议证实了好几个国家的努力以及索马里各派重新将注意力集中于需要和平。我们欢迎非洲统一组织、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尤其是埃及--的建设性介入和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联索事务处）所发挥的更为积极的作用及其代表在摩加迪沙同索马里领导人所进行的接触。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为所有这些努力必须得到协调和加强。

索德雷协议所设的救国委员会4月4日至8日在摩加迪沙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如人们已在此指出，不幸的是并非所有派系都出席了会议，侯赛因·艾迪德或哈尔格萨的埃加勒也未出席。但是那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尤其是召开全国会议的决定，看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全国会议要圆满成功的话（我们希望会议是全面的）便应充分反映索德雷协议原件无所不包的作法，这是协议的特征。

谁也承担不起重犯以往的错误和重复以往的缺席。不象以前的聚会，未来的会

议确实必须由所有主要派系领导人以及索马里文明社会的代表参加。现在的确是时候了,所有各方,尤其是救国委员会和侯赛因·艾迪德,后退一步,显示一些灵活性以便就新的机制安排达成一项务实协议。

据悉有些当事方甚至在尚未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之前就在考虑组成另一个临时政府的可能性了。坦率地说,这种假设使人关切,因为两个对合法性怀有相互矛盾说法的自我委任的政府的出现只能增加而不是减缓紧张局势。

在我们认为是积极的事态发展中,救国委员会都赞同为安抚摩加迪沙和扩大民族和解进程所正在进行的接触。此外,我们高兴地得悉,自从卡西尼大使安排的1月20日会晤之后,艾迪德和阿里·马赫迪·穆罕默德于4月10日第二次进行了会晤。应接着进行更多会晤,因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会谈和个人接触,而不是通过对峙,尤其不是通过不断的不信任。不用说,奥斯曼·阿托也必须参加这些会晤。最终在书写索马里历史这一阶段的史话时,这些人应引为自豪的是,他们是作为缔造和平者而不是战争贩子受到人们的怀念。

意大利正在同索马里的两个邻国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十分密切地合作,在最近的将来组成三方特派团去摩加迪沙。这是对索马里人民友好的又一证明。

我在此主要提到的是摩加迪沙,但是不用说,也必须在索马里其他地方,尤其是仍存在对峙气氛的地区作出同样的努力。

我们现在知道侯赛因·艾迪德和索德雷派别的一个代表团现在正在几个外国旅行。我们真诚希望他们的所有对话者都会向他们强调对话、 灵活性和妥协的必要。

在另一方面,意大利继续承诺不断竭尽全力减轻索马里人民的人道主义苦难。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5月29日和30日将在罗马举行一次新的会议审议索马里所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示范,我谨忆及去年意大利向索马里提供了价值约9百万美元的紧急援助。

我强烈认为本次会议将更为圆满成功如果会议发出新的、十分明确的信息:索

马里各派--所有各派,无一例外--必须将真正民族和解的进程进行下去。他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整个国家的复兴和幸福,将此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国际社会应通过发出呼吁、施加影响和提供它所能集中的一切必要的援助来促进这一进程。当然,在说了这点之后,我们也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深知,归根结蒂,索马里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掌握在其领导人手中,并掌握在其领导人愿意超越过去和现在的分歧,朝着公正的和平与平安发展的前景向前看。

最后,意大利完全赞成荷兰以目前欧洲联盟主席的身份刚才所作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说的热情洋溢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先生,我有幸担任阿拉伯国家集团本月主席。首先我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仅向你在主持安理会审议工作中所表现的极大智慧和能力表示敬意。此外,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弗洛索维兹斯大使阁下,所有注视安理会行动的人都看到了他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卓越的技巧。

我们今天来到安理会辩论索马里局势,特别是我们在各个层面--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层面--的发展之后的局势。我认为我没有必要赘述索马里的严重局势及其人民遭受的可怕的苦难,索马里人民遭受到残酷无情的内战的折磨,这场内战产生了严重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后果。

这场内战促使以安全理事会为首的国际社会采取步骤,我们本希望这些步骤能够结束索马里各战争派别之间的冲突。这些步骤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减轻索马里人民的痛苦,使他们免于冲突的祸患,这场冲突自一开始就是毫无理由的。

索马里也是阿拉伯国家集团成员,阿拉伯国家集团与所有其他国家和派别一样,一再呼吁安全理事会不断注视并且辩论索马里局势。这样,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可以挫败战争和破坏份子的阴谋。在这场冲突中,主要受害者是人民,而人民唯一的过错是在国际社会找不到一个严正和前后一致的立场,我们可以挫败战争

贩子在冲突中剥削这块富饶土地的阴谋。

因此，阿拉伯集团欢迎索马里政治层面上出现的积极发展，这个发展开始于内罗毕会议，侯赛因·艾迪德与其他各方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埃塞俄比亚进行了成功的调解，促成26个派别于1月3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组成索马里救国委员会，并且达成协议，继续与未参加这个协议的其他索马里派别进行对话。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个积极的象征性因素，这就是救国委员会参加了今年3月12日至14日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特别会议。在这方面，我们特别钦佩意大利调解员卡西尼先生的努力，他努力加强与各派别领导人的磋商以促进摩加迪沙的和解，并就尽快重新开放首都机场和港口达成协议。这又将加强摩加迪沙的安全与稳定。阿拉伯国家集团强调必须充分利用这些发展，以促进实现必要的民族和解和创造稳定局面。

阿拉伯国家在索马里问题上进行的努力遵行下述各项原则。

第一，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尊重索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他们强调安全理事会致力于索马里问题持久和全面的解决。

第三，他们呼吁索马里所有派别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且与所有国际和区域努力合作，以在索马里实现和平和民族和解。

第四，他们鼓励各国慷慨地向联合国呼吁捐款，以便在索马里继续进行紧急援助和重建工作。

在这方面，我谨向埃及、卡塔尔以及我自己的国家科威特表示敬意，他们提供了财政和食物援助，以帮助实现民族和解，他们并且在索马里全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以助。

最后，我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向索马里所有派别和索马里人民发出呼吁。我们首先促请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际社会相信他们要求和平与稳定。他们只有表现出团结和争取和解的积极意图，才能令人信服。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和援助兄弟的索马里人民，以便在这个国家重新建立稳定和正常秩序，疯狂的野心已经使这个

国家分崩离析，这种野心完全不顾儿童的梦想、儿童的幸福或人民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的愿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先生，首先我谨表示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工作。你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经验确保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将开展有效的工作。我还谨祝贺你的前任波兰的弗洛索维兹斯大使，他上个月的工作非常出色。

安全理事会今天审议索马里局势，使我们有机会强调，国际必须日益持之以恒地致力促进该国恢复持久和平。

索马里多数派别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1996年10月内罗毕协议和1997年1月3日索德雷协议。毫无疑问，这是索马里最近出现的令人鼓舞的发展之一。

这些协定表明，签字各方已经有所认识，而且我们希望他们真正想要停止各派发动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使索马里能够重新加入国际社会。

在这方面我们高兴的是，索德雷协定各方已经肯定，他们决心

“把国家利益放在部落的私利和个人的贪婪和野心之上”。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它同一个拯救民族委员会的建立一起为索马里国家的重新再生带来了真正的前景。

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向所有区域和国际的积极参加者，特别是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以及正在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冲突解决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及机构表示敬意。

这些努力必须继续和加强，以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在这方面，阿拉伯联盟国家、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都在它们最近的部长级会议上继续强调使索马里所有各派都参加进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的重要性。他们必须停止任何可能重新引起敌对行动和放出旧日对抗的恶魔的任何行动，并促进对话以及和平解决他们的

争端。

这样做将会鼓励尚未签署《索德雷协定》的派别在这项协定上签字。若能这样,我们就能希望,这项协定中规定的民族和解大会将能有代表索马里人民的所有各派参加,以便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团结政府。

另一方面,区域和国际的调节和斡旋努力必须协调。这方面,正如秘书长在他2月17日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中建议,任命一名高级别的索马里问题特使,为各区域角色之间提供联络和支持调解工作,是有益的。

我们认为,联合国在继续动员国际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该国形势正常化的气候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有支持赞成和平势力,说服那些不太情愿的派别妥协的必要权威。所有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第733(1992)号决议中规定的武器禁运。

促进民族和解的区域活动必须得到国际社会多方面的支持。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关于建立一个信托基金执行内罗毕和索德雷宣言的建议。

我们也要提及目前索马里人民危险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必须强调指出,要通过民族和解巩固进展,就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秘书长最近的报告,如果国内干旱继续,就可能出现一场营养灾难。

在这方面,联合国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人员的作用是有不同帮助的。他们尽可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常常在危险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

索马里各派应该为这些人道主义活动提供便利,确保该国的重建和经济复兴有适当条件。国际社会方面必须提供必要援助,以巩固和加强索马里迄今所取得的进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最热烈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的崇高职务。我要特别感谢你组织这次安理会关于索马

里局势的辩论，我们希望辩论后将有具体行动，支持目前实现该国和平的努力。

也让我感谢你的前任，波兰常驻代表阁下上月份对安理会的领导。我也要向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表示特别敬意，感谢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载于文件S/1997/135中关于索马里形势的非常重要而富有建设性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上一次就索马里问题召开公开会议是一年多前，会上对该国当时的局势恶化表示关注。今天，虽然索马里问题远远还没有得到解决，但现在开会时，和平的前景似乎更加接近了，很有希望。

自从1994年的《内罗毕宣言》通过以来，经过三年多的彻底僵局和不肯定之后，过去六个月中，我们第一次看到索马里进展和走向和平与民族和解的很有希望的迹象。这一令人鼓舞的发展开始于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先生阁下非常值得称赞的行动，去年10月他在内罗毕把索马里三大主要团体的领导人召集在一起。

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授权，开始同索马里所有各派磋商，以便开始索马里所有各运动和派别间直接协商与谈判。由于埃塞俄比亚的这一行动，26个索马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能在埃塞俄比亚的索德雷开会进行一次高级别协商，经过8个星期的紧急、坦率和负责的谈判后，商定同意了一项解决该国危机和结束索马里人民的悲剧和苦难的共同行动道路。

索马里领导人以值得赞扬的认真态度并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进行了索德雷高级协商会议，他们把索马里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派别和个人利益之上。

为了确保索德雷协商成功，埃塞俄比亚和发展管理局所有成员国作出了一切必要的努力，以使所有索马里派系派代表参加这一进程。为此目的，从1996年8月至10月，作为开始高级协商会议的前奏，同差不多所有索马里派系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协商。毫无例外地向所有索马里政治运动和派系发出邀请以参加高级协商。尽管作了所有这些努力，但确实令人遗憾的是，一个索马里派系并没有参加在索德雷举行的高级协商。

自索马里危机爆发以来，我们不断地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解决该国问题的首要责任在索马里人自己手中，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发展管理局、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作用是协助和促进索马里人的努力。这也是发展管理局成员国为其努力寻求索马里和平所采取的主要指导方针。索德雷高级协商是按照这一原则开始和进行的。

索马里领导人承认他们对其国家未来所负的责任，他们在于1997年1月30日在索德雷通过的《民族保证和承诺宣言》中保证将民族目标置于部落利益和个人野心之上，并以坚定的决心为其民族的恢复和复兴而努力。为了履行这些和其他重要的保证和承诺，特别是接受组成一个中央权力机构这一更大的挑战，索马里各政治运动在其索德雷会议上设立了一个索马里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为建立一个索马里过渡时期中央权力机构或临时中央政府做准备工作。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索马里各政治运动还同意在索马里博萨索举行一次民族和解会议，随后举行一次结论性全国会议，以宣布成立一个过渡性中央权力机构。我们感到高兴和鼓舞的是，这一准备工作目前正朝这一方向进行，索马里各政治运动在最近在摩加迪沙举行的会议上同意于1997年6月10日在索马里博萨索举行民族和解会议。

我们深信，为了让和平与民族和解在索马里获得成功和牢固地扎根，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各方走到一起来并在持续不断的和平进程中作为真正的伙伴携起手来。在这一方面，需要在索马里建立一个基础广泛和无所不包的政府是发展管理局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所强调的指导原则之一。索德雷主动行动明确地承认需要包括一切派别，并规定了最终将所有那些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初没有参加这一进程的派别包括进来的程序。因此，我们希望，那些还没有参加索德雷进行的人将这样做并入伙。正如秘书长在他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正确指出的：

“现在，责任是在决定不参加内罗毕和索德雷宣言谈判的那些人身上。索马里人民继续受苦将由他们负责。”(S/1997/35，第51段)

在过去几个月中，特别是作为最近索德雷协定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在索马里实现

和平与民族和解的光明前景。尽管应该再次强调,解决索马里问题的方法在索马里人民及其领导人手中,但国际社会在支持和促进这些努力方面的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自索马里危机六年前爆发以来,非洲统一组织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一直密切注意这场危机。各种主动行动,包括最近的内罗毕和索德雷主动行动是该地区国家为协助索马里人努力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和平与民族和解所作的真诚努力。

我们赞扬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及个别政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意大利政府为补充和协助这一正在进行的区域和平进程所作的重要努力。

在索马里问题演变的这一关键阶段,联合国以及安全理事会在确保这一区域和平努力获得成功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我们愿回顾,埃塞俄比亚带着非统组织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交给它的关于索马里的任务以及作为政府发展管理局主席的肯尼亚,应秘书长的请求向联合国提交了一项联合建议,指出联合国的支持对区域和平努力的成功将是至关重要的领域。我们感谢秘书长对这一联合建议所给予的认真考虑,并感谢他在最近的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和建议应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认真重视。

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并考虑到索马里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正如秘书长的报告第46段所指出的,安全理事会应要求索马里各方与非统组织和发展管理局的努力进行合作,并表明安理会将不容忍不肯与那些为和平与民族和解作出具体承诺的人们进行合作的任何派系。第二,联合国应该扩大其对索马里的救济和重建援助,这样做的明确目标是保持和推动目前的和平势头,并加强该国的和平拥护者。第三,为了确保定于1997年6月10日在索马里博萨索举行的民族和解会议取得成功,并支持区域和平进程,安全理事会应该请秘书长设立一个信托基金,并象秘书长的报告中所建议的那样要求各会员国向这个基金捐款。第四,联合国以及安全理事会应该强调在那些为实现索马里和平进行工作的人们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联合国和其他人进行合作与致力于磋商的新精神就受到欢迎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为此目的,各种倡议的激增需要受

到联合国的抵制。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在这方面是十分至关重要的。

我们认为,过去六个月中出现的积极的事态发展表明,索马里和平进程已达到关键阶段。目前为和平所作的努力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索马里领导人在他们选择的和平与民族和解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和履行根据他们接受的各项协定所作的承诺的决心。在这一方面,那些参加索德雷进程和随后的后续行动以及进一步履行其根据这项协定所作的承诺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和责任感特别使我们感到鼓舞。

同时,应明确强调虽然索马里和平的机会似乎十分有希望,但不应低估对成功的挑战。我们坚决认为,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应共同努力,保持和推动目前的和平势头,并迎接对它的挑战。

最后,我们谨重申: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各国决心参加索马里和平努力,而埃塞俄比亚也将继续尽全力履行该区域各国及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赋予它的沉重责任,协助并促进争取持久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事。

下午5时40分散会。